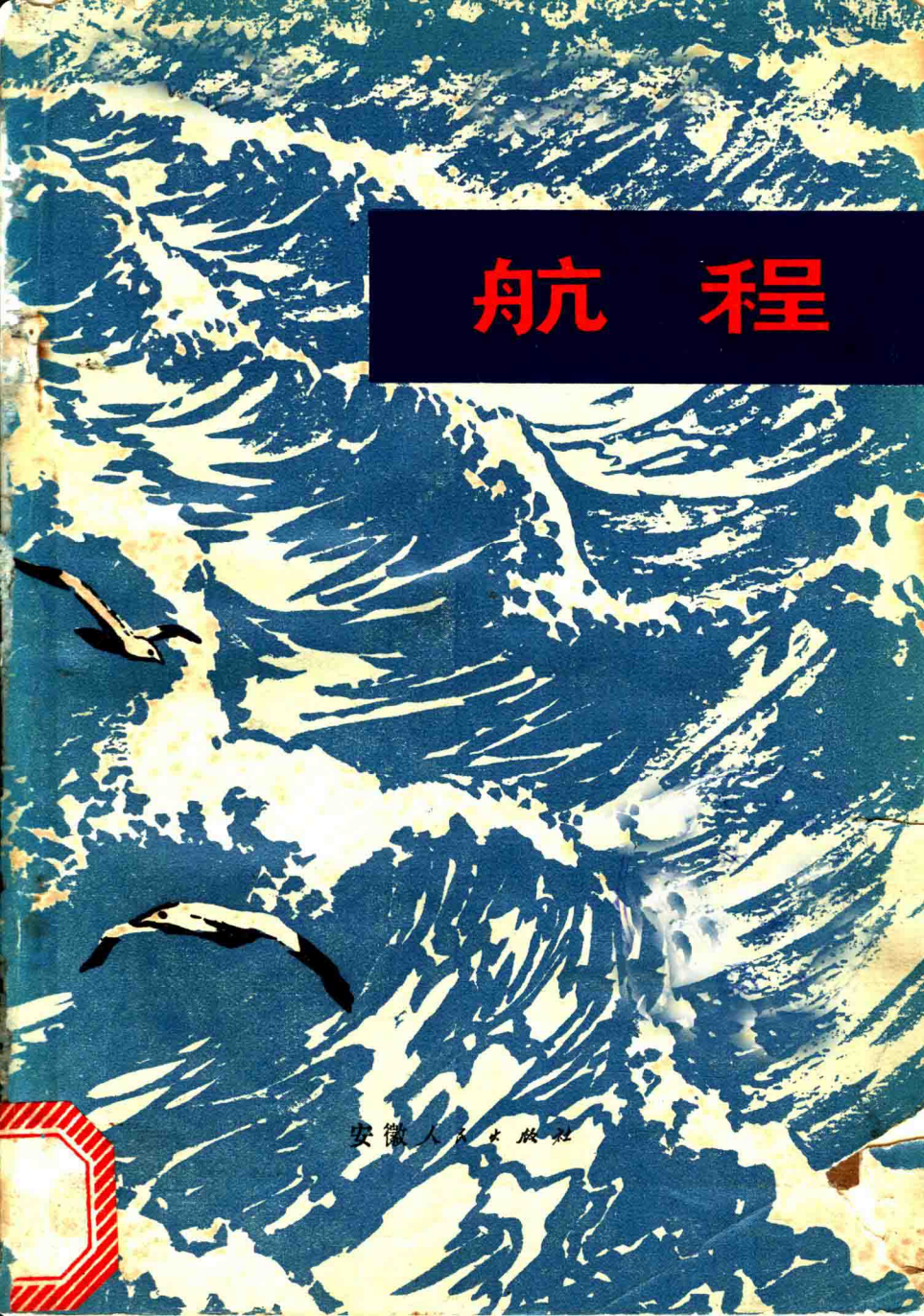




航程

安徽人民出版社

航 程

芜湖市工人业余创作组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4 $\frac{7}{8}$ 字数10万

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586 每册0.27元

目 录

理想.....	盛锡根(1)
果实.....	王景福(16)
航程.....	王兴国(28)
师徒俩.....	吴家荣(48)
下乡.....	张家玮(58)
新的里程.....	方云铮(64)
采购员.....	许成厚(71)
“机动班长”	姚山岭(86)
女指导员.....	邵庆春(93)
师傅.....	周祥鸿(115)
在船台工地上.....	匡仁方(123)
三上虎山.....	陈书华 朱传银(135)
学工日记.....	胡晓媛(144)

理 想

盛 锡 根

天真怪。下午，太阳还是金灿灿的；晚上，连颗星星也看不见。天气沉闷得出奇，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我赶紧跑到酱坊里，把一只只缸棚盖在一口口酱缸上。

回来的时候已经半夜了。我怕惊醒了熟睡的弟弟，便悄悄地开了房门。嗨！弟弟还没睡哩。他正伏在靠近窗口的一条桌子上，专心致志地在写什么。

我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到他的背后，伸头一看，只见玻璃板上铺着一叠白纸，纸的上方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革命青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想？

我猛一惊，这不是我曾经经常思考而又使我一度十分苦恼的一个问题吗？现在又轮到弟弟考虑了。我是通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活生生的现实教育，才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找到正确答案的。弟弟现在又怎样呢？我顺着标题往下看，只见上面划划圈圈，点点叉叉，……看来，弟弟思索得很苦呵。我想把我的切身体会告诉弟弟，以便弟弟受到一点启发，便打趣地说：“嗨！我们的小作家在写什么作品啊？”弟弟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见是我，高兴地抓住我的手，亲昵地说：“人家都急坏了，你还来开玩笑。哥哥，你说这篇作文该怎么做呀？”我说：“谁叫你做的？”弟弟头一

摆，那神情好象很自豪似的，回答道：“那还有谁？我们学校的工宣队老师傅！他说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我接着问：“你说革命青年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他毫不犹豫，一口气说下去：“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非常满意弟弟的回答。又接着问：“你打算怎样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呢？”弟弟眨了眨眼睛，望着窗外，象朗诵一篇抒情诗似的，语调充满着激情和幻想：“我想将来当一名海员，亲自驾驶着祖国的万吨巨轮，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乘风破浪，激流勇进，把祖国的物资亲自运往亚、非、拉，支援世界革命。”为了了解弟弟具备这种理想的思想基础怎样，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一个问题来考他：“要是祖国将来安排你做另外一种工作呢？”“这，……”弟弟好象皮球泄了气似的，一下松了劲，手摸着头说：“这我可没想过。”我感到弟弟对待工宣队老师傅提出的问题，思想准备很差，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更谈不上具备完整的答案。我想进一步引导他，便换了个话题：“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作文还没写出来，哪有心思听你讲故事！”弟弟噘着嘴说。“这个故事与你作文有关。”弟弟一听我说与作文有关，欢喜得不得了，手托着腮帮，眼睛睁得溜圆溜圆地望着我。我端了把椅子，靠近弟弟身边坐下来，讲了以下这样一个故事：

那天，我没精打彩地向一个酱坊走去。你知道，在学校时，我就想到一个大工厂，当一名技术工人。早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我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胸前佩带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到照相馆拍一张六寸的照片，挂在家里，那该多神气！可是，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分配到商业部门一个小

小的酱坊里，成天同酱菜、酱油、酱板（反正都离不开酱）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还谈什么理想？

听蔬菜公司政工组老王同志介绍：我的师傅是个共产党员，在酱坊里干了几十年；在旧社会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压榨，挨过资本家数不清的皮鞭，手腕上还留下一个二寸来长的刀疤。那是师傅一次领头闹罢工，被资本家用刀砍的，连手腕处的骨头都给砍碎了。每逢天阴，伤处还隐隐作痛。

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不由得想起了父亲。父亲就是在一次罢工中，给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我是一个工人的后代，很自然地对师傅产生了同情。

我走着，想着。不一会，就到了酱坊。酱坊的工人们正在忙着，有的在翻酱，有的在榨油，有的在切菜，有的在刷缸，……别瞧他们老，可个个都是神抖抖，精干干的。他们干得那么有力，那么欢畅。

谁是我的师傅呢？我正在猜测，一个高个子老工人，一面弯腰翻酱，一面亮着嗓门问我：“小伙子，找谁啊？”我回答道：“找我师傅。”高个子老工人笑起来了，眯着眼睛望了我许久，方才说道：“好样的！欢迎。你师傅在那儿，他一大早欢喜地逢人便说：‘哈哈……我这条老黄牛也要带小牛了。’”“老黄牛？”我感到不解，自言自语地说。高个子老工人赶忙解释说：“这是我们大伙给他安的外号。不，还应该加上三个字：革命的。”

我沿着高个子老工人手指的方向望去，在前面一个高高的屋顶上，蹲着一个老人，看样子，好象在检漏。“我师傅是瓦工吗？”我疑惑地问。“哈哈……”高个子老工人爽朗地大笑起来，用赞扬的口吻说：“他什么都干！哪儿需要

哪儿去，哪儿艰苦哪儿上！’

我向高个子老工人打了一声招呼，便奔向师傅。

瓦屋下靠着一个竹梯，我匆匆地往上爬，踩得竹梯咯吱咯吱地响。

“当心！别摔倒。”一个洪钟似的声音，从屋顶上扑下来。我向上一望，这才看清楚师傅的模样：身材魁梧高大，脸红扑扑的，尽管两鬓斑白，脸上有些皱纹，但并不显得衰老。特别是白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更增添了几分老当益壮的神态。我亲热地喊了一声：“师傅！”“什么师傅不师傅的，以后我俩互相学习好了。”师傅一面说一面上下打量着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看样子，师傅很喜欢我。看着，看着，师傅微微笑了起来，笑得那么深沉，那么自然，连额头、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了。

一会儿，我和师傅就弄熟了。师傅检漏，我在一旁递瓦块。天确实太热，师傅满头大汗，我头上象顶着一盆火。师傅朝我头上望了望，也不说话，便把他头上的草帽拿下来，往我头上一戴。就在这时，我眼前突然一亮，看见了师傅手腕上那个二寸来长的刀疤，在阳光下泛着光，亮晃晃的。我的心骤然收缩，血，加快地流动起来。

望着师傅手腕上的刀疤，想起老王同志的介绍，我体贴地说：“师傅，你这么年纪，怎么还不退休？”“我已经退休了。”“那你怎么还……”“拿了退休证，在家里呆了几天。那才要命呐，坐不稳，站不安，心里就象揣个小兔子似的，搅得六神不安。象我们这号人，劳动惯了，闲不住，是个累骨头。”师傅说着，呵呵地笑起来。我听了师傅的话，打心眼里钦佩。师傅指了指屋下的老工人们，继续说：

“退休，同我们这些老头子是豆腐渣贴门对子——两不粘。要说退休，他们哪一个够不上条件？可他们就爱吹进军号，不愿打退堂鼓。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装着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理想。”“理——想。”这两个字说到我的心坎上来了。我兴奋地问：“你也有理想吗？”师傅眉头一皱，显得不大愉快，说：“什么也有？就是有！没有理想还能算一个工人吗？你呢？”“有！”我叫得响亮亮的。师傅听了，脸露喜色。“不过——”我又补充说道。“不过，不过什么？”师傅跟着追问我。“我觉得呆在这儿谈不上什么理想。”“什么？你说什么？这儿谈不上理想？那你的理想在哪儿？”

“我想到工厂……”“为什么？”“那儿能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嗯，瞧你说的，可这儿就不能作出贡献吗？都到大工厂，酱坊不要啦？刚才还问我怎么不退休？我们都要退休，谁来接班？谁来制酱？谁来造酱油？酱油，别看它没啥了不起，可人民生活离不开它。你吃的酱油从哪儿来的？你，你还不懂！”师傅有些来火，我却感到一肚子委屈，只怨师傅不了解我。过了一会，师傅一只大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肩上，若有所思地说：“没有毛主席哪有我们今天！不能忘本呵，屋漏了要检！思想上的漏洞更要检！”我觉得师傅的话有一番道理，但思想还是转不过弯来。

下班以后，师傅从塑料包里取出一个包扎得很讲究的纸包，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我一看，原来是几本马、列的书和一部《毛泽东选集》，崭新崭新的，还透出一股印油的芳香呢。师傅把一叠书郑重其事地递给我，热忱地说：“昨天才买的，准备寄给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你来了，先送给你，好好学习。”我抚摸着新书，望着师傅慈祥的脸，期望

的眼光，心中好象有一股热血往上涌，浑身热乎乎的……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赶去上班了。我想，虽然工作不如意，但劳动纪律可要严格遵守呵。

还未跨进酱坊的大门，就听到酱坊里传来一阵雄壮激昂的歌声：

……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清晨的上空，歌声显得更加嘹亮，更加铿锵有力。

我顺着声音望去，嗨！多么动人的景象：只见十来个老工人严肃认真地唱着，我的师傅站在前面一个石磴上，挥动着粗壮的大手，一上一下地划着。嘿，正在打拍子哩！我想，师傅真不简单，还有两下子呐。我赶紧站到高个子老工人身边，跟着师傅的拍子，放开喉咙，起劲地唱起来。

你以为我来得早吗？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后来我知道，师傅和老工人们，比我早一个多钟头就来了，已经翻了六十多缸酱。他们每天如此，天晴翻酱，雨天就干别的活。你别小看这酱油，从黄豆到成品，要经过捡、洗、蒸、烘、霉、晒、翻、榨……好多道工序才能完成。这里面渗透了师傅和老工人多少汗呵！

翻酱这玩艺，我原来以为很简单，就是把一缸酱翻到另一只空缸内，凭我这腰圆膀粗的，还愁翻不过师傅？可是没翻完三缸，就头晕眼花，腰酸背痛了。师傅看我吃不消，走过来，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咬紧牙关闯过这一关就好

了。”师傅边说边抄起我的翻酱瓢子，一口气翻了五大缸。我望着师傅身后布褂上的块块盐霜，心里非常感动。

我好不容易翻完了酱，又按照师傅的吩咐去洗坛子。我刚把水龙头打开，突然伸来一只布满皱纹的大手，一下把龙头关住。我正要发火，是谁在捣蛋？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师傅。“这儿有水。”师傅指着身边的两桶满满的水，笑呵呵地说道。水桶里漂着几片浮萍，一看就知道，水是从塘里挑来的。“现成自来水不用，挑水干什么？”我不大理解，心里产生了疑问。师傅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说：“解放前，劳累一天，下班后还要给资本家挑十几担水。现在有自来水，可不能忘记过去。自来水，一点一滴，要珍惜它。”说着，师傅用手捧起水桶里的水，说：“这水多清，洗坛子不是一样用吗？”我心里一惊，没想到师傅对用一滴自来水，都想得那么深，那么远。

晚上回到家，只感到身子累。累，我倒不怕，青年人嘛，还能怕苦怕累？只是蹲在这小小的酱坊里，我心里实在不大高兴。

生活，有时好象和风吹拂下的镜湖，平平静静的，其实若丢进一块石子，便会激起层层浪花。

表面看来，我还在酱坊里干着，而思想的暗流却在激烈地动荡着。有一次，一件小事，打破了风平浪静的状态，使矛盾尖锐起来了。

那天，我正在洗坛子。传达室老张来叫我，说门外有人找我。我跑出一看，原来是同学小梁。几天没见，样子可变多了。小梁身上穿件崭新的蓝色工作服，小口袋上方印着“红旗机床厂”几个鲜明的红字，腰间系着一根皮带，上面插

着电工刀，老虎钳，电笔什么的。小梁笑盈盈的，那样子真神气，看了挺叫人羡慕。我不由得看了看自己，那样子真好笑，围着一个大围腰，上面沾满了酱油、豆酱、盐水什么的，哟，手上还拿着一块洗坛子的抹布，我羞得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咳，真寒酸！

回来的时候，我象霜打的瓜叶，耷拉着脑袋。师傅一见到我，就板着面孔说：“上班东逛西遛，象个工人的样子吗？记住，纪律！”我心里本来就不快活，挨上这顿批评，真是火上加油，头一扭，赌气地说：“我不干了。”“不干？为什么？你以为这是为我干，为你干？不，这是干革命！不干？当逃兵？”师傅一屁股坐在缸沿上，从腰间掏出一根烟斗，装上烟丝，手直打颤，点了几下才点着，闷声闷气地呼哧呼哧地抽着，那烟，一喷几尺远。

说真的，没想到我的一句话，会激怒师傅生这么大的气，赶忙分辩道：“我不是说不干革命，我是说不在这儿……”师傅猛抽一口烟，跳起来说：“这儿，那儿，干革命还要挑挑拣拣。是党安排你，还是要党听你安排？干革命，就应该一切听从党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嗯。”“我，我……”“你就是‘我’，‘我’，少来点这个‘我’字就行了。”师傅脸上的青筋，一暴一暴的，看样子，真吓人。我也有气，肚子一鼓一鼓的，真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索性解下大围腰，扭头就走。高个子老工人急坏了，一把拉住我，嘴里一个劲地嚷：“怎么，怎么要起牛脾气来了！”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牛劲，猛一挣摆开高个子老工人，向大门外直冲，只听到身后传来师傅洪钟般的声音：“拚着老命，我也要把他拉回来！”

回到家里，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反正难受极了。晚上，只扒了两口饭，我就靠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突然，门外响着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小刘……”哎！这不是我的师傅吗？想想哪，师傅真有意思，白天刚跟我吵的嘴，晚上倒又来了。师傅笑眯眯地朝我走来，自我检查地说：“白天我的态度生硬，方法简单，我向你检讨，有错误就改嘛！怎么，还对我有意见？”师傅停了停，又接着说：“我恨不得掏出心来给你看看，我是为你们青年人好啊！”望着师傅真挚的眼光，听着师傅恳切的话语，我还有什么气呢？只感到深深的内疚。我羞愧地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在我眼前一晃，说：“以后我们要好好聊聊。今天晚上请你看革命样板戏《海港》，走。”哈哈！革命样板戏，我是最爱看的，师傅肯定也很爱看，不然，还买票请我看吗？

我和师傅一道来到戏院。布幕徐徐拉开，我兴奋极了。满台生辉，光彩夺目。方海珍，高志扬……一个个高大的英雄形象，矗立在舞台上，激动人心，感人肺腑。我紧紧盯着舞台，生怕漏掉一句动听的唱词，一个精采的动作，我看了师傅，那才有趣呢。他一面兴高采烈地看戏，一面用脚敲打着拍子，头一点一点地，在轻轻地哼着唱哩！看啊看的，我的脸红了起来。咳，我的思想不是和韩小强差不多吗？我用眼角瞟了瞟师傅，只见师傅双眉紧锁，表情严肃，眉宇间深藏着焦躁和忧虑。当戏演到马洪亮在阶级教育展览馆前，对韩小强进行阶级教育那一段时，我的眼睛湿漉漉的，只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的一大片，看不清。我揩了揩眼睛，看了看师

傅。师傅这时热泪盈眶，一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眼角上，少顷，从面颊上打了一个滚，正落在手腕上那二寸来长的刀疤上。我难过得哭泣起来。师傅紧握着我的手，咬着嘴唇，竭力克制内心的感情，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坚强些。”说着，师傅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戏，紧张而热烈地演着。

随着剧情的发展，散包被查清，韩小强转变……师傅的面部渐渐开朗起来。当舞台上出现“海港早晨”的壮丽的振奋人心的场面时，师傅的脸上红润润的，眼光里流露出喜悦而自豪的神采，我和师傅一样，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只想笑。

散戏回来，我久久不能入睡，心里就象暴风雨下的镜湖，波浪翻滚，起伏不停……

打这以后，我的心渐渐安下来了。在和师傅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师傅有一个癖好，爱串门子。别看师傅老，记性倒挺好。什么张家大嫂，李家大婶，赵家二哥……门牌号码，大门朝南朝北，摸得一清二楚，闭着眼睛也能走到。群众非常爱戴师傅，每到一家，主人就象接待亲人似的，倒茶拿烟，问长问短。每逢这时，师傅便从塑料包里拿出一瓶酱油，笑着说：“来，尝尝这个新产品怎样？”一霎时，大人，小孩一起围上来，你尝一口，他喝一口，啧啧，品味……那光景是很热闹的。我的任务是记录，便在小本子上“唰唰”地记下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师傅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爱观察酱油。他常常站在酱油缸前，很有趣地看着；那味道，就好象缸里有两条活蹦乱跳的金鱼在吸引着似的。我知道，师傅爱观察酱油，主要是根

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细心揣摩改进方法，以
达到更高的质量标准。
没想到师傅这一嗜好，
有一次竟闹了个笑话。
那天，师傅带我一道上
军属王大娘家串门。一
进门就闻到一股香味，
进去一看，原来王大娘
正在烧肉。鲜肉配上好
酱油，那真是美上加美，
鲜上加鲜。肉，烧得红
通通的，油滋滋的，挺
喜人。师傅一个劲地盯



每逢这时，师傅
便从塑料包里拿出一
瓶酱油，笑着说：
“来，尝尝这个新产
品怎样？”

住红烧肉。我心里有数，师傅是在观察酱油的上色情况。哪
晓得，王大娘以为师傅想吃红烧肉，“唰”地从锅里盛了一
大碗，顺手从柜橱里摸了半瓶酒，拉着师傅和我，硬要我们
吃。师傅臊红了脸，急得两手直摇，嘴里一个劲地说：
“不，不……”王大娘不管三七二十一，挟了一块肉，往师
傅嘴里一送，弄得师傅吐也不好意思吐，吃也不好意思吃，
索性一口吞了下去，连声叫道：“嗯，味道还不错。”王大
娘乐得笑弯了腰。师傅虽然把嘴唇抿得紧紧的，但笑声还是
关不住。我最爱笑，抿不住嘴，笑个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师傅的感情越来越深。说实在
的，我简直把师傅当做我的爸爸，既崇敬又爱戴。

没料到，师傅就要调走了。消息是在师傅临走前一天得

知的。那会儿，我正在切菜。现在，不知怎的，干起活来，眉笑眼开，浑身是劲。我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革命样板戏：“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忽然，大伙儿也跟着唱起来。干活的劲头仿佛更大了。酱坊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不知什么时候师傅坐到我的身边来了，他笑呵呵地。我抬头一看，师傅今天好象有些不同，眼睛特别有神，一定有什么喜事。果然不出所料，师傅告诉我，组织上决定他担任一个工宣队的连长，明天就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一听说师傅要调走，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多么好的师傅，一听要分手，我怎么不难过呢？我深情地望着师傅，眼睛里闪动着泪花。“哎！个子都有我高了，还哭鼻子？完成任务，我就回来。在这儿，去那儿，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实现崇高而伟大的理想。这叫做立足本职，放眼世界。懂吗？”师傅用手帕揩着我的眼睛说。“我懂。”我点点头。师傅咯咯咯地笑起来，欢快地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今天晚上到我家来玩，我泡壶好茶等你，我俩痛痛快快地谈一夜。”“我准来。”“好！一言为定。”说着，我和师傅紧紧地握住手。

“当！当！……”下班铃响了。

吃罢晚饭，我准备上路。天忽然要变，我怕下雨，挟了件雨衣，匆匆地来到师傅家。谁料师傅家是铁将军把门，一把大锁锁住大门。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天可能要下雨，我必须赶到酱坊去，最好你也去。”

我急转身，跨大步，向酱坊奔去。

风狂，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我裹了裹雨衣，加快了步伐。路上，我想起了师傅曾经

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酱要露，但又不能给雨淋。”我想。莫不是师傅去盖缸棚？到了酱坊，师傅果真在盖缸棚。只见师傅和十来个老工人，分布在一排排缸道间，奔波不息，抢盖缸棚。师傅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一手提着一只缸棚，双管齐下，盖在两口酱缸上，接着，又提起两只缸棚……我被眼前一片动人的紧张的劳动景象惊呆了。呵，我一切都明白了。还有什么犹豫的？走，参加盖缸棚的战斗去！我闪电般地冲上前去……

闪电，象一把利剑，划破天空；接着，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雷鸣；雨，瓢泼的大雨哗哗倾下。

雨点打在铁缸棚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响声。

一场紧张的战斗结束了。一行人马，又由师傅领着，去巡查仓库。这时，我发现师傅用一只手在那二寸来长的刀疤上，轻轻地搓揉着。大伙儿看了挺难过，一齐要求说：“瞧你刀疤痛的，歇会儿吧，我们顶着干就是了。”师傅不动声色，接着又干起来。

突然，前面传来“哐唧唧”一声响，我一看，不好！仓库屋顶上掉下来几块瓦片。师傅眉头拧成一个疙瘩，高叫一声：“快抢险！”大伙儿跟着师傅向仓库奔跑。糟糕，屋下又没有梯子，我急得要去端梯子。师傅一把抓住我，急促地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了。”说着，师傅捡起几块碎砖，往口袋里一放，一脚踩在高个子老工人的肩膀上，灵巧地攀上了屋顶。师傅迅疾地脱下雨衣，往洞口一盖，四角压上几块碎砖。不料风太大，一下把雨衣掀起，顺着风势，雨衣一下飘得老高。说时迟，那时快，师傅伸着大手，猛地把雨衣揪住，再往洞上覆盖，两脚一叉，稳稳地站在洞口两侧，象

巨人般地紧紧压住了雨衣。

屋下，十来双眼睛关切地注视着师傅，十来颗红心在激烈地跳荡着。

师傅浑身上下淋得透湿。雨点顺着脸上的皱纹飘洒下来。我赶忙脱下雨衣，递给师傅。高个子老工人一把搂住我，挪了挪雨衣，将我紧紧裹住。师傅穿上雨衣，大手在脸上抹一抹，大声笑道：“好雨，好雨，久旱逢雨，今年农村又是丰收在望。”

风，越刮越狂，雨，越下越猛。

蓦地，师傅的头顶上忽然出现一道耀眼的光彩，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把师傅映照得光明透亮。刹那间，我觉得师傅格外魁梧高大，仿佛是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巍然屹立，气傲穹苍。

.....

还没等我的故事说完，弟弟突然问我：“你师傅叫什么名字？”我一字一顿地说：“洪——为——民。”弟弟惊喜地叫起来：“他就是我们工宣队老师傅呀！作文就是他叫我们做的。”“噢，是洪师傅！”我惊喜地跳起来说。

此时此刻，我和弟弟都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

路灯熄了，雨停了。天渐渐亮起来。

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蓝天溶溶，红霞朵朵。啊！多么美好的早晨。

我打开窗户，一股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和弟弟大口吸着，甜甜的，美美的。

几个赶早班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心怀坚定的信念，脸露胜利的笑容，走着，唱着。